

雙城

◎ 吳妮民

盆地初初燥熱起來的午後，父親來找我。終年通亮、收納著無數男孩女孩、痰與悶咳、筆記沙沙聲響、和鼓譟的費洛蒙氣息的補習大樓，此刻終於熄了燈；青春的人兒皆已散去，只剩父親獨自提著紅白相間的塑膠袋，袋裡盛了線香與菓物，等著我，立在光暈幽微的角落。

大龍峒，保安宮。幾日前，在大多時候安靜以對的餐桌上，父母突然提及了此地。他們說，去拜文昌帝君，替你求取一份好運。父親且慎重以對，為此勻出整個下午，置備祈福物件。十九歲的我對這事沒有太多意見——由小至大從未因考試求助神明或者認真履踐民間習俗的我，對於為何這次要破例在大考前一日，特地前往城市某個角落祈福，並沒有追根究柢。大概是，從高中起始，持續為我擔心了數年的父母，在最後關頭終要將女兒的運氣交付上天收容看管了。也好，就讓我不停地漫走，不然，那些在考前因為不知所措而無法安置的多餘時間，要用來做什麼呢？

那時我還不知道，這夏天的離別氣味，如同潮溼且溫暖的雨意一般，正在渲染、蔓延。我收拾了東西，訥默地尾隨著父親的背，像一隻遁居土裡多年的蟬鑽出地表，隨父親離開了我窩身近一年的大樓，再穿過站前紛流的人潮，縮入捷運車站黑暗的地底。

國中畢業那年，如父母所願，沒有太費力地，我走出社區的巷子，開啟了清晨搭乘公車、越區上課的生活。然而那幾年裡，穿上綠衣的我並沒怎麼認真讀書——念三類組，化學、物理、數學卻經常考壞；國文的孔孟思想總是背不起來。偶爾蹺補習班，寒暑假常常拿去練合唱團。高二，因為班級的教學取向關係，我拋出大把時間做專題研究，晚上回家卻在書桌前瞌睡不止。如此，經歷了軋社團、做科展及藏成績單的日子，父母已徹底失望，卻仍然沒有鬆口，他們說，除非當醫師，否則不要讀大學。

那堂高三的國文課，試卷發下，模擬聯考作文。短短一節課的時間，我振筆疾書，力氣穿透紙背，像要把怒張的情緒深深鏤進木桌紋理；一頁不夠，我翻面再寫，希望溫藹如慈母的國文老師能讀見：「為什麼我必須考醫學系？我對醫學沒有興趣，不希望人生一切都可以被預期……」

那支筆寫到盡頭，我是否已經淚流滿臉？筆尖如果可以流淚，它必定濡溼紙面。交出作文，我滿心期待國文老師批改後的答案，我多麼希望她可以站在我這邊；然數日後試紙發回，溫婉的老師只在卷末以紅筆寫下，「但我們還是需要醫師啊。」

我仍記得乍見那行字的失望——終究是沒有人要聽我說的罷。薄弱的抗爭無效，而我對父母的威嚇信以為真，不情不願地，我升上高三，斷絕所有活動與社團，在每晚母親對我成績不滿的叨唸及續後必爆發的大吵中，只為聯考存在度日。

高三時，每週有幾次，放學後，一干綠衣女孩越過日落降旗的總統府廣場，疾疾穿行於雜沓的重慶南路，擠入火車站前補習班裡、小小蜂格一般的座位，在那上千人的班級陣仗中，我不過是沒有面目的一點。聲名赫赫、體態圓潤的王牌數學老師握著麥克風解題，他會在班上以這樣的話語激勵大家：「同學，我們要好好守住京城！不要讓南蠻攻陷！」他的話總引來一陣哄笑和男孩們的噓聲。但他當時沒有說，他自己就是八歲那年，背負著家人期望，離開屏東、北上讀書的孩子啊。

公車下一站，有名的英文補習班女教師雀躍的語音上揚，「同學們，醒著喔！台大的陽光燦爛喔！」他們的話讓我以為考上大學如此輕易，而聯考就是通往一切解脫的出口。我閉上眼睛，冥想著即將到來的終點；惟有按照父母的心意才能保我安全、避免叨唸，而只要成功越過那條線，我就能遠離父母的管教，然後，然後我就能長大成人。

列車在黑暗中趨緩，父親帶我下了車。出口，午後陽光花亮白熾，消融所有。父親領我在陌生街頭步行數分鐘，便抵達座落哈密街上的保安宮。頭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求取功名，父親與我同樣不知所措。廟方人員說，有帶准考證衣服來否？未諳禮俗，我們一臉尷尬，彷彿白來一遭，只好在廟裡順著祭拜路線巡繞一圈，將所有執掌人間事的神明都打擾一遍。在每座神明的跟前，我喃喃祈求，要考上盆地裡最好的那所學校。

夢想甫出口，離成真似乎便只差一步了，因而理所當然地我以為，這城市終將替我留下一個席位，我那唯一的志願。

彼時，我不知道，在我後來居住的溫柔城市裡也有一座廟，就在民族路上，赤崁樓對面。擁有三進三殿、主祭關公的祀典武廟，後進另有供奉文昌帝君。每年夏天，古都的孩子也總被父母帶著前往祝願，與北城的孩子相反，他們求的大多是可以

離開故鄉，到島嶼的北方來。

大一剛開學，林，那個自小長在台南、南一中畢業的男孩，躊躇了個把月，終於還是去辦了休學，北上重考。

事情在班上引發了一段風波。大學同學都勸他：「已經考上國立醫學系了，何必？」他答得堅定：「我還是想離開這裡，到台北去看看。」之後數月，我某次回返台北，與同學到重考班去探他，林正在宿舍裡讀書，其時，他已交了一名在台北讀音樂系的女友。再過一陣，他真的考上台大。我們就此失了聯繫。

當住院醫師時，認識了深深為台北的氣味所著迷的 L。L 大學時代讀台北醫學院，在台北晃蕩了七年，再加住院醫師三年，他說人生最精華的年歲都耗於此了。某次隨 L 回到他的家鄉彰化市，站在他的母校彰中門口，華陽崗斜坡向下，一路迤邐，連接坡底曲窄狹長的小鎮街市道路。

他說，高中時，班上同學曾意氣風發黑板上咄咄寫著標語：「走在華陽路，邁向羅斯福路。」我想像，十幾歲，身穿白衫黑褲、和死黨膩在超商的屋簷下啜吸飲料捱過等補習空檔的L，我突然可以理解——每日每日看著這無甚變化的小城的他，當年是多麼渴望可以背離家鄉。

「我要交一個北一女畢業的女朋友！」多年後，L哈哈大笑著，講述他年輕的心願。我想回頭問林：「後來你過得好嗎？在台北，你的夢想之城？」

女聲湯旭不無惆悵地這樣唱著：

你好嗎 寄給你的照片看了嗎
謝謝你 總是說我長得比別人漂亮
讓一個怯怯單單 小鎮的姑娘變了樣
有勇氣 走過那段孤單的時光
今年夏天你還會回台北嗎
很想念 和你住在一起的那幾年

放學後我們常常坐在學校的廣場中間
分吃那用十塊錢買來的甜點
那種便宜的幸福 現在還留在嘴邊
還在舌尖 還在心底留戀

——湯旭〈便宜的幸福〉

歌詞總會讓我想著，小鎮姑娘那份初來乍到台北的孤單和怯懦，那用歌聲代敘著的，是屬於你們的北城時光吧，是你們青春時代曾在這城裡遊歷過、精采過、熱烈過的時光。當回憶起大學模樣，不約而同地，從島嶼各地北上的你們，會向我提到淡水碼頭及紅樓、北投溫泉路、陽明山下瞰盆地的星鑽夜景、東北角的機車狂飆，九份的山海，平溪的貓和鐵道和天燈；或者，你們會說，永康麗水那一帶哪些咖啡館極有特色值得一坐，會說，河岸留言有誰的Live很棒喔；你們在日式屋舍成排的溫州街散步。你們在深夜的酒吧邂逅。彷彿未得如此便虛耗年華一樣。

而我總得傻笑，用「我不清楚」的怔怔表情應付我的大學同學，如果他們問我台北有何去處。

「奇怪那明明是你的家鄉啊。」他們戲謔地說。可是就如那些北上讀書的孩子們也大多相忘於故土一樣，我們易地而居了不是嗎？

那種生澀不安，我也有一份，只是，以南方的式樣。南來，敦厚都市裡，我在鋪著紅磚道的寬闊街區騎著腳踏車，十數年如初；剛入學，全班半數同學深夜騎著機車飆往黃金海岸，在有著綿長黑砂的海灘上燃起篝火，害羞卻不無期待地自我介紹著；清晨，微濛天光中，大夥再飛車回校趕上第一堂八點的國文課，那時我們多麼強壯，彷彿不需停止，不需休憩，不需睡眠。黑面琵鷺還棲止在沙洲上的季節，我們與學長姊衝向七股海邊，彼些年，防風林外毗接的米白色沙丘群還是看夕陽與談心事的秘密基地，沓沓無人煙。我說，

這裡也有寫滿歷史的港口和洋行，四百年來的遺跡散在城市的各個角落，舊事成了日常；早年的繡莊茶行，如今仍是繡莊茶行；而那條都市計劃失敗、幾要被放棄的海安路，近年來兩岸開始蓬勃出現裝置藝術、特色酒吧與露天演唱。離開台南的孩子知道嗎，城裡的老屋逐一翻新了，如京都的町家一般，它們會以另一種風貌繼續存留下去。屆時，遠行已久的你們會回來看看嗎？

或許，以一筆可以浪擲的時間，在彼此的故鄉闖蕩經年，我們總是比對方更瞭解對方的家鄉吧。然後，在這些異地，逝去的青春成為養料，長出了另一種「鄉愁」。譬如，台南竟成了我的鄉愁。又譬如，台北是 L 的鄉愁。L 如此服膺於台北的一切。他是這麼地熱衷於午夜開演的電影，街頭來歷深厚的小吃攤，凱達格蘭大道前的抗議靜坐，和不為人知的散步路線。後來，他更交了不止一位北一女畢業的女朋友。

放榜的那個夏日早晨，我賴床。母親走來，把報紙遞進棉被，我眼睛睜大，百般懊喪地爬下床，「我要去台南讀書了。」彼時，我的恐懼大於期待，畢竟此前十九年，我從未真正離家，或者，離城。我的心眼悄悄對自己說，到遠方去，才能真正長大、獨立生活啊；然我的罪惡感卻質問著自己，是否做錯了什麼，不然，何以要背棄一切、到如此遙遠的所在？

初秋，父母與我相偕南下。他們替我搬運行李，買妥床墊、日常用品及二手腳踏車，步行熟識附近街區，赴醫學院聽取新生說明會。那是多麼忙碌而紛亂的一日啊。傍晚，我們在校外倉促隨意地找了間滷味店共進晚餐。然後，父親與母親幫我整理荒置了整個暑假、塵埃滿室的女宿，直到晚上，他們不得不搭車離開。

至今，父母與我仍牢牢記得這個場景：天色已暗，我下樓送別父親母親。宿舍外，周圍來來往往著同樣惶惑與怯怯的新生；

父母站在我對過，他們不捨叮囑我幾句，話語該斷未斷，彷彿找不到合宜的句點，卻終究得下定決心，轉身背離。好不容易道了再見，我看著他們兩人往景深裡走去，亦掉過頭來慢慢走回宿舍，那一瞬，曾經如此渴望離他們遠去的我，胸口卻突地湧上大團熱流，眼起氤氳霧氣；好強的我告訴自己，「不要哭，」卻是彼刻我才真正意會到，我人在異地了。而父母後來回憶著，那晚，他倆一轉身便都止不住地掉下淚來，無暇顧及路人的目光，兩個中年人沿路涕淚模糊地走到台南火車站，搭上客運，再一路哭著回到台北。夜間公路上，無眠的他們隨著車行顛簸，細數我從小到大的模樣；抵達家門時，已近深夜。

接著，十二年，竟就這樣過去了。

